

杨宜音 / 主编
童辉杰 / 本辑特约主编

第11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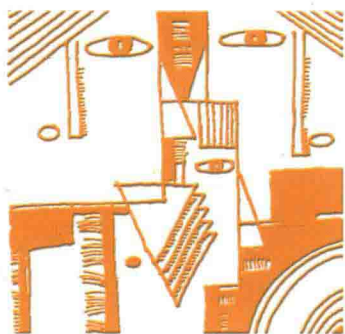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1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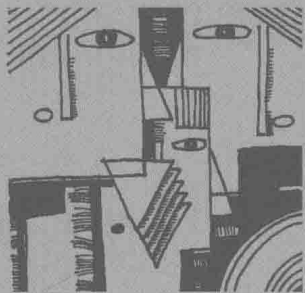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 社会心理学 评论



- 中国人心理症状的诠释：多限制特征假说 童辉杰
- 道家 人格量表 题项版的编制与反思 涂阳军 郭永玉
- 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量表的编制与确认 侯玉波 彭凯平 朱滢
- 中华文化背景中的审辩式思维能力测量 谢小庆
- 基于客观指标的中国人集体主义量表 侯东霞 任孝鹏 张凤
- 城乡居民阶层意识的归属与偏移：以甘肃省为例
..... 崔诣晨 常江潇 侯静 王沛
- 跨界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内容及其测量
..... 于海涛 李嘉诚 张靛颖
- 跨文化心理测量：文化变量的多样性与互动关系 赵志裕
- 正义动机研究的测量偏差问题：关于中国人人道正义观（公正世界信念）的元分析
..... 吴胜涛 潘小佳 王平 加百利·诺德曼 李会杰
- 腐败心理研究：概念、指标和测量
..... 谭旭运 梁媛 顾子贝



中国 社会心理学 评论

第11辑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11)

- 杨宜音 / 主编
童辉杰 / 本辑特约主编
刘力 王俊秀 /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11辑 / 杨宜音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097-9999-4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C91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2702号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11辑

主 编 / 杨宜音

本辑特约主编 / 童辉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佟英磊 杨桂凤

责任编辑 / 佟英磊 等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编辑部(010)59367159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39千字

版 次 /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9999-4

定 价 / 5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编辑委员会

- 编委会主任：杨宜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 委 员：陈午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方 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康莹仪 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院
刘 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王俊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徐 冰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杨 宇 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
叶光辉 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
翟学伟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赵志裕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主编简介

杨宜音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心理学学会理事长（2010～2014），《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主编。2016年起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心理学，包括人际关系、群己关系与群际关系、社会心态、价值观及其变迁等。在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中发表论文100余篇。代表作有：《“自己人”：一项有关中国人关系分类的个案研究》〔（台北）《本土心理学研究》2001年总第13期〕、《个人与宏观社会的心理联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关系化与类别化：中国人我们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电子信箱：cassiyinyang@126.com。

本辑特约主编简介

童辉杰 心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衢州人，苏州大学人才测评研究所副所长、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所副所长、苏南地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发表学术论著逾百篇（部），编制心理测验量表多种，从评估中国人心理障碍的《心理障碍评定量表》（PHS，包括中学生版、大学生版、成人版），到测量中国人积极取向心理健康的《心理健康风格问卷》（中学生版、大学生版、成人版），再到检测中国人婚姻恋爱质量与健康的《婚姻健康测验》，以及被广泛使用的《应对效能问卷》，致力于发展适合中国人文化的心理测验。自主开发一系列心理学应用电脑软件，从常用心理测验软件，到富有特色的投射测验软件以及婚姻恋爱测评软件，所开发的一系列软件为一些公司、学校及医院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研究方向涉及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心理咨询与心理测量等方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心理测量与文化：回顾与反思（卷首语）	童辉杰 / 1
中国人心理症状的诠释：多限制特征假说	童辉杰 / 9
道家人格量表题项版的编制与反思	涂阳军 郭永玉 / 24
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量表的编制与确认	侯玉波 彭凯平 朱 滢 / 45
中华文化背景中的审辩式思维能力测量	谢小庆 / 73
基于客观指标的中国人集体主义量表	侯东霞 任孝鹏 张 凤 / 86
城乡居民阶层意识的归属与偏移：以甘肃省为例	崔诣晨 常江潇 侯 静 王 沛 / 99
跨界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内容及其测量	于海涛 李嘉诚 张靓颖 / 127
跨文化心理测量：文化变量的多样性与互动关系	赵志裕 / 146
正义动机研究的测量偏差问题：关于中国人世道 正义观（公正世界信念）的元分析	吴胜涛 潘小佳 王 平 加百利·诺德曼 李会杰 / 162
文化视角下的腐败心理研究：概念、指标和测量	谭旭运 梁 媛 顾子贝 / 179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投稿须知	/ 198

Table of Contents

Measurement of Psychology and Culture: Re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	<i>Tone Huijie</i> / 1
Annotation of Chinese Psychological Symptoms: Multi-constraint Characteristic Hypothesis	<i>Tone Huijie</i> / 9
Development of Taoism Personality Item Version Scale and its Rethought	<i>Tu Yangjun, Guo Yongyu</i> / 24
Chinese Thinking Styles: Their Concept and Structure	<i>Hou Yubo, Peng Kaiping, Zhu Ying</i> / 45
Critical Thinking Assessment in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i>Xie Xiaoqing</i> / 73
China's Collectivism Scale by Objective Indicator	<i>Hou Dongxia, Ren Xiaopeng, Zhang Feng</i> / 86
The Ascription and Devi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Stratum Consciousness: A Mental Survey Based on Gansu Province	<i>Cui Yichen, Chang Jiangxiao, Hou Jing, Wang Pei</i> / 99
The Content and its Measure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Cross- border Ethnicity	<i>Yu Haitao, Li Jiacheng, Zhang Jingying</i> / 127
Cross-cultural Measurement of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Many Interacting Facets of Cultural Variables	<i>Chiu Chi-Yue</i> / 146
Sample Bias, Self-reference, and Context Effects in Justice Motive Research: A Meta-analysis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mong Chinese	<i>Wu Shengtao, Pan Xiaojia, Wang Ping, Gabriel Nudelman, Li Huijie</i> / 162
The Definitions, Indicators and Measures of Corruption: A Cultural Perspective	<i>Tan Xuyun, Liang Yuan, Gu Zibei</i> / 179
Calc for Papers	/ 198

心理测量与文化：回顾与反思

(卷首语)

童辉杰

按照主编杨宜音女士的设想，这一辑本来是想以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测量研究以及在文化的视角下重审测量中一些问题作为焦点来汇集华人学者原创的论文，然而，这并不是非常不容易之事。历时几年，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可喜的结果。这一辑的论文，至少可以引起我们对相关研究现状的反思与讨论。

心理测量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系列数学模型与算法，它与文化如影相随，如胶似漆。心理测量不同于物理测量，物理测量多为直接测量，其对象多可直接观测；心理测量的对象则多为难以直接观测的心理现象，所以只能是间接测量。作为一种间接测量，心理测量从一开始就要建构概念、抽取行为样本、建立常模等，所有这些历程都将与文化发生“纠缠”。当对所测量的对象建构概念时，必然涉及文化价值与文化背景。例如，中国人自我的概念就与美国人不同。抽取行为样本，同样涉及文化。例如，有人批评白人编制的智力测验只适合于白人，不适合于黑人。建立常模，则更有文化差异。对中国人施测一项心理测验，肯定不能用美国常模来解释，只能用中国人的常模来解释。

心理测量引起的最大争论，就是文化公平性问题。19世纪之初，由比奈、西蒙发明儿童智力测验，进而揭开全球心理测验运动的序幕，这一全球化的运动实质上可以视作一种文化运动。在这一测量推展几十年后，人们就开始注意到智力测验的文化公平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华人社会出现的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中，心理测量也成为一大焦点：研究者们意

识到移植外国的测验量表可能带来大量问题甚至危机（杨国枢，1982；杨中芳，1996）。

有意思的是下面的命题：当然我们探索文化心理时，我们离不开心理测量；当我们讨论心理测量时，我们也离不开文化。

一 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

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是：世界上最早的心理测验出现在中国，但如今中国是最缺乏原创心理测验的国度。中国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甚至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充斥着国外移植来的心理测验，给人的错觉是：心理测量完全是“舶来品”。

在心理测量史上，世界心理学家公认人类最早的心理测验出现在中国。有史料可循的中国汉朝出现的文官选拔考试，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心理测验，因此中国被认为“世界心理学最早的故乡”（DoBois, 1970）。汉武帝时，兴办太学，并开科取士，及至隋、唐成为科举制度。而在欧洲，大学里出现正式考试是公元1219年的事，文官考试则更是要到1833年后，相差一千多年。

中国古代对心理测量的贡献不在于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这一方法的国度，也不在于它发明了测量的数学模型、算法或程序，而在于它最早建构了测量的概念、内容与方法，并且通过国家行为阐释了测量作为一种公平客观的评估与选拔机制，可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开科取士的创举使用了测验的方法和心理选拔的策略，从而能够真正公平地选拔合适的人才，寒门子弟也有出头之日，国力由此得到开发。汉武帝时中国走向强盛，历史检验了这种创举的“实证效度”。世界心理测量史确认的是，其实，在汉代之前，诸如汉代的文官考试实例还有很多。例如，《资治通鉴》中记载的三个史实表明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心理测量和选拔的概念与思想：公元前403年，晋国的赵姓家族使用心理测量的方式选拔继承人，历史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成功；而智姓家族用人唯亲，不听智果根据“领袖心理学”分析做出的劝告，招致全族屠灭的后果；以及孙武从田制、赋税、人心向背等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预测了智姓家族的灭亡。

然而今天的中国与以前相比，却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主要的心理测验量表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研究者修订国外量表的热情格外高涨，国外量表培训班曾经遍及全国。倘若国内有人自己编制测验，也都是不入主流、少有人认可

的。这种现象曾经引起港台及大陆学者的反思与批判，以杨国枢教授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发起了心理学的中国化运动，倡导心理学必须切实研究中国人自己的心理与行为，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出路。因此，他们开始了各种原创的、本土的心理测验的编制：从孝道、面子、人情、成就动机、家族主义，再到传统价值观、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等，一时间风起云涌，蔚为壮观。

但是近些年来，似乎复又跌入低谷。尤其在大陆，由于心理学刊物要求自编的测验必须经过省级以上的“鉴定”，使自编的心理测验更为稀少。使用自编测验量表的论文难以发表，国外的测验量表通常被称为“成熟量表”，使用这些量表的研究论文似乎成为“免检产品”而轻松通过审查。这样一来，研究者们只有倾向于放弃自编测验，转而寻求国外的测验，如此，过分依赖国外量表的现象重新抬头。这是令人担忧的现状。

一个在全世界最早出现心理测验的国家，本应该出现原创心理测验繁荣昌盛的局面，才合乎发展的逻辑，然而今天的景象，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二 心理测量建构了心理学的话语与文化

心理的研究是不可能没有测量的。能够看到其中深意者，当推朱滢教授。朱滢教授在《实验心理研究基础》一书中，反复强调安德逊（Anderson）说过的话，即心理测验连接与沟通了外在事物、外在行为与内在心理之间的联系，使心理研究成为可能（朱滢，2006）。众所周知，朱滢教授并不是研究心理测量的专家，而是研究实验心理学的专家，那么他为什么在同一本书中，反复强调心理测量的意义呢？原来他和安德逊一样，看到了心理测量的深刻含义——如果没有心理测量连接与沟通外在事物、外在行为与内在心理之间的联系，心理研究甚至不可能。班都拉发现了自我效能，但自我效能是一个什么东西？班都拉唯有通过编制问卷来测量它，然后通过实验，在前测与后测中比较它。如果班都拉不通过测量，他能用什么方法确认自我效能这个“怪物”的存在（Bandura, Adams, and Beyer, 1977）？心理压力又是怎样一个“怪物”？我们有什么仪器可以测量心理压力吗？我们可以测量血压、呼吸、心跳等，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通过仪器直接测量心理压力。然而，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霍姆斯等通过心理测量的手段，却可以间接测量心理压力。他们将人们遭遇的应激事件一一罗列，从配偶亡故到过圣诞节和度假的劳累，计算出相应的心理压力值，并

以此来预测人们明年内的健康变化。若一个人的压力总值超过 300 分,表明有重大生活危机,即可断定明年内健康必有巨大变化,感染重病的概率极高;200~299 分有中度生活危机;150~199 分有轻度生活危机;150 分以下正常。可见,类似“自我效能”“心理压力”这些已经深入人心、广为流传的东西,原来都是心理测量带给我们的话语与文化。

心理测量是要赋值的,只有赋值后才可计量。正是赋值将心理与行为转换为一种符号系统,使心理与行为的东西转换为科学语言,从而架起了心理学研究的“桥梁”。如果没有这种赋值,没有这种符号系统,心理与行为的东西大都“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将无从直接观测,无从着手研究。智力、人格、自我、动机、心理弹性、心理契约等全是心理测验的建构。没有心理测验,这些东西是不能成立、出现和产生的。

心理测量还是心理的“尺度”和“标准”。人的身高、体重可以通过直接观察,大致判断无误,然而人类心理往往难以直接观察。我们可以判断张三比李四高很多,重很多;但是,我们难以判断张三的成就动机高于李四,张三的自我效能低于李四;甚至连张三本人都不能确切地判断自己的智力有多高,自己的自我效能有多高。因此,这就决定了心理学与心理测量的命运。心理学更多需要一种间接观察的方法,这种间接观察的方法之一就是心理测量。心理测量通过间接观察的途径,为人类复杂的心理活动制定了一种尺度,这种尺度便是对人类心理进行比较评价的量具与单位;这种尺度更成为一种标准,即通过这一尺度,可提供有效、合适、真实、客观、有用、可靠的关于心理的判断的证据与依据。

心理测量更是科学心理学的“基石”。心理测量是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与工具。心理学的实证研究首先要将心理与行为量化,而要量化则不可能不用心理测量。Kimbel 认为有两种科学的心理学,一是传统的实验心理学,二是心理测量学 (psychometric psychology) (Kimbel, 1994)。因此,心理测验与实验同为科学心理学的两大基石。而更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在心理学的实验中,一般都要进行两次心理测量,即前测与后测。这就是说,甚至心理学的实验也离不开心理测量。波林认为:“没有费希纳或类似费希纳的人物,仍可以有实验心理学,仍可以有冯特和赫尔姆霍茨。但是实验里头,可绝没有科学的气息,因为一个学科,若没有测量以为其工具之一,则必不能成为科学的。费希纳因为他的研究及其为此研究的实践,使他建立了数量的实验心理学。”(波林,1981:333)

心理测量不仅建构了心理学的话语与文化,更进而建构了人类的文化。在论及全球性的人类文化运动之时,我们能够对席卷全球的“IQ”测

验避而不谈吗？论及现代工业文明之时，能够忽略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选聘测验吗？心理测量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例如信度、效度等，更是深刻地影响了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者要消解一切、颠覆一切，然而却不能消解和颠覆心理测量。他们挑战客观、真理、科学，甚至认为心理测量占据了“统治地位”，意欲颠覆而后快。但是，他们面对效度等理论和概念，却十分头痛。他们不得不承认效度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建构，既不能被轻易地忽视，也不可被轻易定型（邓津等，2007：193~194）。

三 否定与取消心理测量的文化灾难

历史上有几次灾难，是我们应该反思的。一次是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所谓“心理学大批判运动”，另一次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对心理学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甚至导致心理生态的全面破坏。这些灾难不仅是研究领域的，更是文化范畴的。

苏联的这场大批判运动起源于当时的政治运动。斯大林在 1930 年 12 月 9 日与苏联哲学与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进行一次谈话，谈话在 1931 年 1 月 25 日由联共（布）中央以决议形式发表，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号召开展反对唯心论和机械论的斗争。于是，在 1930 年上半年，由莫斯科心理学研究所联共（布）党支部倡议，掀起了反对反射学、反应学、文化历史论，反对西方的心理学流派（弗洛伊德主义、行为主义、格式塔学派等），反对儿童学、心理测验和心理技术学的运动。1936 年 7 月 4 日，苏联联共（布）中央充分肯定了这场运动，并发布《关于批判教育人民委员会系统中儿童学的谬论》决议，此后，在全苏联兴起了更大的波澜，运动主要波及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使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从此成了无人问津的禁区。

这场大批判运动中的一个焦点就是心理测验。当时批判的矛头指向儿童学、心理技术学和心理测验。其实，儿童学与心理技术学中也有心理测验。所以，心理测验就成了一个重叠的焦点，由此心理测验也就成了重灾区。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对儿童发展的动力的解释，认为西方的观点将遗传与环境的作用当作儿童发展的动力，是唯心主义与机械主义的观点；另一点就是使用心理测验来评价儿童，认为西方的心理测验是一种伪科学。对心理技术学的批判也包含对心理测验的批判。心理技术学由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来，但是仅仅因为德国心理学家芒斯特伯格也提

出过这一设想，就被扣上了拜倒在外国资产阶级学者膝下的罪名加以批判。对心理测验更是集中了全部火力，认为心理测验是西方资产阶级心理学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心理学家所热衷的东西：心理测验只知道从量的方面去考虑问题，忽视了质的分析；信度和效度是短视的观点，因为并没有考虑到发展的可能性；没有考查被试的社会环境、教育的影响；等等（杨鑫辉，2000：454~459）。

这场大批判运动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盲目、极端地排斥西方心理学，从而使心理测验这样一个领域成为无人问津的禁区。直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心理学界才幡然醒悟，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心理测验”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了心理诊断学。但是，对苏联心理学来说，一切都已经晚了。

首先，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30年代苏联心理学大师辈出的局面再也不复出现。在这之前，苏联心理学界曾经出了几个世界大师级的心理学家，如维果茨基、鲁利亚都是世界公认的著名心理学家。但是，20世纪30年代发起的“心理学大批判运动”使苏联心理学元气大伤，从此以后，苏联心理学一蹶不振，再也难见大师辈出的旧时盛景。再者，苏联心理学因此失去了它原来已经形成的潜力，直到今天，俄罗斯心理学在统计测量等相关领域，在全世界再也没有多大的竞争力。没有了心理测量这个探照灯，心理学世界一片黑暗与混沌，至今，整个俄罗斯的心理学风光不再。

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然而后来中国竟然重蹈其旧辙，甚至犯下比其更严重的错误。

1956年，康生跑到北京师范大学，煽动学生对心理学展开了批判。后来，姚文元发表了论文，将心理学正式定性为唯心主义的“伪科学”。以这两件事为标志，全国开始了彻底否定、取缔心理学的大批判运动。接着，从事心理学工作的人员全被“解雇”，有的改行当起了语文老师、英语老师，有的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那些有名望的教授，则接受更加严厉的惩罚，集中在一些农场劳动改造，即所谓“关牛棚”。心理学成为禁区，图书馆再也不能外借心理学的图书，所有藏书一律封存（有的地方甚至销毁），心理学在这十多年的历史中成为空白。

中国心理学由于十多年根本没有人才、原创理论、文化与传承，因此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直到今天，可以说中国心理学界还是没有大师，没有学派，没有原生概念，缺乏原创理论。加之过度引进外国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大量移植国外的心理测验，中国心理学就像过度开发后的开发区一样，生态环境非常糟糕。这些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与深思。

四 没有原创的心理测量，难有原创的心理学研究

无论从心理测量的释义上，还是在心理测量的历史教训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一个原理：没有原创的心理测量，难有原创的心理学研究，当然更难有因此带来的文化现象与文化运动。

如果设置禁忌性条例，不允许或使比奈、西蒙的儿童智力测验难以发表甚至不发表，那么就不可能出现19~20世纪全球性的智力测验运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性的心理测验运动。同样，班都拉的“自我效能”也将流产，遍及全球的浩如烟海的相关文献亦将不可能出现，与此相关的心理咨询、教育培训、学校及企业文化亦将不会出现。我们所熟悉的“心理压力”文化当然也不会出现，智力、人格、自我、动机等文化现象都将不会出现，试想，我们的心理学还有些什么？会不会如同沙漠一般的寂寞？

由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殊异，我们在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更需要使用心理测量这盏探照灯，去探索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就像班都拉使用问卷测验，发现并推广了“自我效能”这个重要变量，霍姆斯使用心理测验，测量了“心理压力”一样，我们需要使用心理测量探索、发现、开辟更多的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新变量、新概念、新理论。如果不用这盏探照灯，我们就会像潜入深海一样，眼前一片黑暗，难有发现。再说，心理测量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不可能给心理学或我们带来什么可怕的危险，历史上的争议虽然很多，但是它并没有带来什么损害与危险。智力测验带来了什么危害吗？以前人们担心它的文化不公平性会带来伤害，但是美国心理学会的总结性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担心被夸大了（Kevin R. Murphy and Charles O. Davidshofer, 2006: 288 ~ 301）。正像安娜斯塔西（A. Anastasi）所说的那样，智商（IQ）成了一个被人用得太多的概念，不如给它换个名字，叫作“认知能力”。于是，今天的认知能力测验仍旧在被人们广泛使用（安娜斯塔西等，2001）。也就是说，智力测验并没有消亡。还是安娜斯塔西说得好，测验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关键在于人们怎样去使用。心理测量给人们带来的“忧虑”也是它的工具化功能：一项心理测验编成的结果除了探索新的研究领域之外，还可能形成一个研究工具即量表，而这一工具可能会被出售。问题在于，出售心理测量的成果可怕吗？这种出售行为会给心理学及相关学科带来繁荣昌盛的局面，还是灭顶之灾？

所以，我们必须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心理测量保持一种开放的心

怀，抱有一种足够的宽容，并予以更多的鼓励。只有这样，更多的原创的心理测验才有可能出现，从而引出更多的原创的心理学理论；只有这样，我们在探索文化与心理时才能有原创的成果，并且才会带来我们自己的研究的话本与文化。

参考文献

- Kevin R. Murphy and Charles O. Davidshofer, 2006, 《心理测验：原理与应用》（第6版），张娜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安娜斯塔西等，2001，《心理测验》，缪小春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 波林，1981，《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
- R. K. 邓津, Y. S. 林肯, 《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风笑天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 杨鑫辉，2000，《心理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 杨国枢，1982，《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载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
- 杨中芳，1996，《如何研究中国人》，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朱滢，2006，《心理实验研究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
- Bandura, A., Adams, N. E. and Beyer, J., (1977), Cognitive processes mediating behavior cha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 125 - 139.
- DoBois, P. H., (1970), *A History of Psychological Testing*.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G. A. Kimbel, (1994), A frame of reference for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9 (6), 510 - 519.

(责任编辑：佟英磊)

中国人心理症状的诠释：多限制特征假说

童辉杰*

摘要：对中国人的心理症状进行了探索与诠释。对3个不同的样本（1890人的SCL-90测验的成人样本，951人的PDRS测验的成人样本，2654人的PDRS测验的大学生样本）进行因素分析，并与国外研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人样本因素分析呈现比较稳定的结果，其中人际困扰、躯体化、自杀风险和网络成瘾为贡献率最大的因素。对为何中国人样本四大症状成为最重要的因子进行了讨论和诠释，提出中国及东方的金字塔文化假说，认为其特征是多限制与超稳态，与西方的球体文化明显不同。多限制特征假说可以贴切地解释中国人的心理症状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心理症状 因素分析 人际困扰 躯体化 自杀风险 网络成瘾 多限制特征假说

一 引言

美国精神障碍统计诊断标准（DSM）总结和概括了人类（至少是美国人）的心理症状，并制定了诊断的标准。DSM显然与美国文化背景有关，

* 通信作者：童辉杰，苏州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tonehg@163.com。